

乌克兰危机以来 欧洲核威慑讨论新动向 ——基于历史演进的视角

何奇松 傅启浩

摘 要：历史上法国曾多次设想欧洲的核威慑政策，试图以此保护西欧邻国甚至全欧洲，由此引发了欧洲核威慑讨论，但法国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2016年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发起了新一轮核威慑讨论。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令欧洲再次直面核威胁，使得欧洲进一步思考核威慑问题。新一轮的威慑讨论主要集中于欧洲是否需要核威慑、如何建设核威慑和能否跨越历史障碍等几个方面。与历史上的几次讨论相比，此次讨论依然是对美欧关系、欧俄关系和欧洲安全格局变化的回应，也是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反应，但是新一轮讨论呈现出德国积极参与此次讨论的新特点，这表明德国承担欧盟防务建设重任的决心。虽然德国加强与北约核共享机制间的合作，以及《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中对北约核联盟的地位再次强调，均给未来欧洲核威慑力量的讨论投下阴影，但是考虑到北约不再具有冷战时代的决定性影响力这一事实，欧洲核威慑的讨论或许将有利于欧洲核力量的建设。

关键词：欧洲；法国；德国；俄乌冲突；核威慑讨论

作者简介：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上海 201620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1620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2)04-0066-23

法国拥有核武器后，曾多次提出构建欧洲核威慑力量的设想，即或以法国核力量保护西欧（至少是西德、西班牙等法国近邻），或将法国核威慑欧洲化。法国希望在欧洲发起核威慑讨论，建设欧洲核力量，从而实现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并借此进一步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由于各种原因，法国未能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标。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特朗普政府的北约政策以及美俄相继退出《中导条约》，都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安全秩序。2020年2月，马克龙总统提出欧洲核威慑设想，即邀请其他欧洲国家与法国联合进行核演习，培养欧洲共同的战略文化，以此实现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①该设想进一步增加了新一轮欧洲核威慑讨论的热度。2022年2月，俄乌冲突再一次引发欧洲安全格局与秩序的分化重组，为欧洲核威慑讨论提供了“素材”，可能对未来欧洲核态势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介绍与分析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有关核威慑的讨论，并展望未来欧洲核威慑讨论及建设的前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文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作为背景参照，本文简要介绍冷战时期到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政府层面有关欧洲核威慑的讨论，特别是法国提出的建议及欧洲其他国家行为体的反应。而后，本文重点介绍2016年以来欧洲核威慑有关讨论。这其中又分两个部分，即2016年到俄乌冲突之前的有关讨论及2022年俄乌冲突后欧洲出现的有关讨论。最后，本文分析2016年以来讨论与历史上讨论的异同，结语部分展望未来欧洲核威慑讨论的前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欧洲核威慑讨论与法国和欧洲的战略自主、美苏/俄关系、美国对欧政策、欧洲安全环境等因素关系密切。同时，欧洲核威慑讨论往往是学界与政界互动并相互影响。

一、欧洲历次核威慑讨论

自从美国与苏联相继成功研发原子弹后，核问题演变为欧洲乃至世界性问题。法国从研发核武器之始就开始谋划欧洲核威慑建设问题。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法国多次设想了欧洲核威慑政策，希望引发欧洲对此的相关讨论，推动建设欧洲核力量。

（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法国的欧洲核威慑设想及有关国家（集团）的反应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欧洲就已开始讨论建设核力量。20世纪

^① Emmanuel Macron, "Speech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n the Defense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2020-02-07, www.elysee.fr/en/emmanuel-macron/2020/02/07/speech-of-the-president-of-the-republic-on-the-defense-and-deterrence-strategy, 访问日期:2022-05-02。

50年代法国就有利用本国核武器建设带动欧洲核威慑力量发展的想法。最初,法国希望借助《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推动欧洲核力量建设。^①该尝试失败后,法国缩小合作范围,尝试与意大利、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共同开发核武器。^②法国之所以急于推动欧洲大陆获取核武器,是因为该国有被排斥在有关战后安排的重要国际会议之外的深刻教训。法国希望借助核武器提升其国际地位,希望带领欧洲发展核武器以提升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力,并希望拥有核武器的欧洲可以减少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与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等事件表明,美国为了本国利益不会与苏联互掷原子弹,如果要打核战,也只会两国本土之外进行有限核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欧洲。出于独立自主的目的,在1958年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之后,戴高乐宣布终止此前法国与意大利和西德联合研发核武器的计划。正是这一决定使欧洲失去了共同建设核威慑力量的机会,也为后来的欧洲核威慑讨论埋下了伏笔。

1960年2月,法国成功进行了核试爆,标志着法国迈入核俱乐部,成为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宣告美国阻止第四国获取核武器政策的失败。法国拥有核武器为其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是戴高乐总统赖以抵制美国限制盟国发展核力量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基石。作为应对美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策略,戴高乐总统动员欧洲进行核力量合作,提出法国核力量可用于欧洲的共同防御。^③在肯尼迪政府实施“灵活反应”战略之后,1964年戴高乐总统指示武装部队,在西德、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领土遭受侵犯时,军队应立刻对威胁做出反应,做好应对准备。^④戴高乐总统的指示向欧洲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即希望欧洲讨论用法国核力量保卫欧洲以对冲美国保护欧洲承诺的不确定性的可能。因为在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看来,“灵活反应”就是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对苏联核进攻欧洲时进行选择性的回应——要么对苏联在欧洲的进攻无动于衷,要么与苏联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核战。

然而,欧洲政治一体化踟躇不前,欧洲防务问题无法进入欧洲主要政治议程,对于西欧来说,将欧洲的安全与美国核威慑脱钩的风险太大。为了消除欧

^① Grégoire Mallard, *Fallout: Nuclear Diplomacy in An Age of Global Fractur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13

^② Kjølv Egeland/Benoit Pelopidas, “European Nuclear Weapons? Zombie Debates and Nuclear Realities”, *European Security*, Vol. 30, No. 2, pp. 237–258, here p. 239.

^③ 同上。

^④ Bruno Tertrais, “The European Dimension of Nuclear Deterrence”, FIIA Working Paper 106, November 2018, p. 7, https://www.fiia.fi/wp-content/uploads/2018/11/wp106_tertrais_european_nuclear_deterrence.pdf, 访问日期:2022-02-28。